

“没有十年吧,好快啊这十年,感觉也没做过什么,就十年了。”胡小五把这个数字念了好几遍,笑了。

2003年,21岁的南京姑娘胡小五抱着最简单的想法,成为国家首批西部计划志愿者,来到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。原本两年的支教计划,被她自动延了期,到今天,她已经在云南待了整整10年。于是,她干脆把家安在了耿马,“一辈子就一辈子吧。”她说。

像胡小五这样的支教者,全江苏十年间出了近万名。后天,是中国第29个教师节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现代快报向所有扎根中国边远、贫困地区的支教老师,以及大、中、小学、幼儿园的教师们,说一声,“辛苦了,感谢你们!”

现代快报记者 王颖菲 郝多

小五的十年

■2003到2013年,江苏共有8747名大学生志愿者赴各地支教

■他们在基础教育、医疗卫生、基础社会管理等方面挥洒青春

坐了24小时车,“吐得都没什么可吐了”

离开家的时候,胡小五对父母做了保证:只去两年!

那是2003年,团中央第一次招收国家大学生西部支教志愿者。胡小五很渴望有这样的经历。在她看来,去西部,和自己平时周末去小学做的志愿活动差不多。“就是远了点呗,不过我是学教育的,注定一辈子和小孩子打交道,去哪儿都行。”

家住南京江宁的胡小五,在家排行老小,上面还有两个姐姐。因为超生罚款时罚了500元,所以家人从此就叫她“小五”。小五觉得这个名字挺好,快上小学了,要上户口,她谁也没告诉,自己跑到派出所,让在那里上班的叔叔,直接填上了“胡小五”的名字。

2003年报名参加支教活动,她同样谁都没说,自己填了表、参加了考试。等到拿到通知,才告诉了爸妈。“他们觉得,我从小没出过远门,自己不会照顾自己,回来工作也不好找……”尽管苦口婆心地劝小五别去,但是,女儿坚决的态度,还是让爸妈最终松了口,“两年,必须回来!”

当年8月23日,小五正式出发。她是抱着兴奋的心情去的,“云南是个好地方,可以穿民族服饰,吃民族菜肴,感受少数民族的风情,不是挺好嘛。”不过,从昆明到耿马县的24小时的车程,让她第一次面对了现实,“车是沿山路走的,一直在转弯,我心里堵得慌,最后吐得都没什么可吐了。”尽管如此,这个实践的姑娘当时的想法依旧是,“这边这么苦,肯定很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志愿者!”

经历了耿马“三苦”:食物、洗澡和昆虫

“耿马”一词,是从傣族语译来,原意是白马找到的黄金宝石之地。不过,现实中的耿马,依然落后、贫穷。

小五的第一站,是位于山脚下

的孟定新寨小学。第一次亲眼看到竹片围起来的、下雨天会漏水的教室,以及竹子做的桌椅,小五感到了震撼。

到新寨的当天晚上,胡小五就被族长(村长)请到家里吃饭。招待胡小五的菜,是当地招待贵宾才上的,傣族的牛撒丕(酸醋泡过的生牛肉脏,拌以牛胆汁)、傣族的生叫菜(刚出生的小老鼠)、红生(刚杀的猪,把肉皮烤熟,再用生的猪心与血拌生猪肉)、鸡肉烂饭(在稀饭中加鸡丝及各种香料熬成烂烂的饭)……尽管自己看着反胃不已,但为了表示对主人的礼貌,小五心一横,直接往嘴里塞。“好痛苦,吃完就想吐,血还在嘴巴里面。”她回忆道。此外,当地人平时吃的,一盆汤里什么菜都有的杂菜汤,也让小五十分不适应。如今想来,她爽朗地大笑,“那时候,做梦都想吃南京的盐水鸭!”

小五的班里大约有30多个孩子,有的家里有橡胶树林,就算富有的;而贫困的孩子,家都在山上,每个星期天,他们背着一小袋米和一个小书包下山到学校,周五才回家。对于这个新来的白白净净的女老师,孩子们觉得挺新奇。不过,很快他们就玩在了一起——下课,小五就成了“孩子王”,陪学生们跳皮筋、跳竹竿、抓石子。

那时候,整个学校只有18个老师,胡小五一“身兼六职”,一手带起了六年级的数学、自然、美术、历史、音乐、劳动等课程。她和另外两个女老师,住在学校一间简陋的房间里。白天就能见到老鼠,但这并不算什么。最让胡小五难忘的是,她刚刚来没多久,有一次半夜疼痛,第二天起床时,被眼前的情形吓呆了:床上、桌子上都爬满了黑压压的大蚂蚁。那些蚂蚁每只足有一两厘米长,小五吓得当场大哭,全身还起了小红疙瘩,不久就病倒了,皮肤过敏、感冒发烧接踵而来,足足病了一个多月。幸亏同事、学生家长找来各种各样的草药,她才慢慢恢复过来。

此外,当地人习惯男女同浴。大白天里,女人们穿着裙子就下了河,而远处就是洗浴的男人们。小

五不敢,只好晚上打着手电筒到河边,偷偷地洗……

男孩翻山越岭,给老师求来护身符

动摇?从来没有过。小五感叹,虽然苦,但她同样被这里的“淳朴民风”所打动。刚来时,为小五接风的,是村里最有威望的老人——族长。他握着小五的手说,“孩子,你是我们村寨来的第一位大学生,我们全寨人感谢你。”

后来因为工作变动,离开这所小学的时候,全校的孩子都来送胡小五,他们自己动手做的小礼物,盛了满满两个纸箱。其中一个叫贺岩吼的傣族男孩,特意送来一个护身符,这是当地人的宝物。后来胡小五才知道,这个护身符是他翻了几座山,到一所寺庙里求来的。

在耿马的两年支教期很快就到了,而结束前几个月,胡小五已经有了决定。她和父母商量,再呆一两年,行不行?其实当时,小五已经成为了南京市2005年“感动南京十大人物”、“南京市十佳市民”、“十大杰出志愿者”。对她来说,回南京工作,不是问题。“我不是一时冲动,我对这里有感情,如果现在就走,会有遗憾,我还想多实践一下。”胡小五觉得,她获得的“滴水之恩”,必须要“以涌泉相报”。父母虽然泪眼婆娑,但他们明白,小五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事,最终妥协。

2005年6月,小五如愿以偿地留了下来,并被调到耿马县五华民族小学工作。令小五惊讶的是,学校才贴出宣传,她即将要教的班级报名人数就满了。“一开始,他们是冲着外地老师的名头来的。不过后来,他们看到了我和孩子们取得的成绩,变得非常坚定,还和学校说,不许换老师!”

如今在耿马安了家,“一辈子就一辈子吧!”

这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,给孩子们带来了有音乐的英语课;用竹丝、泥土做成立体图形的数学课;画橡胶树的美术素描课;和蚯蚓、



小五支教学校的孩子们眼神中满是期待

本版图片均由胡小五本人提供



小五在上课



学生们都喜欢小五



当地学生家中大多如此简陋贫穷

光线打交道的户外科学课……她一下变得十分受欢迎。在2005年的校冬运会上,小五所带的一年级的班,还获得了被二年级垄断20年的团体奖杯,让整个学校都很惊讶。“因为我告诉孩子们,不管做什么,既然参与了,就要认真,要有付出,不管得到的是什么,都幸福。”她天天带着孩子们跑步、跳绳。拿到奖杯时,孩子们兴奋地在操场上蹦蹦跳跳,小五也高兴疯了。“我那时由衷地觉得,自己是一块好老师的料子。”

此外,她还鼓励班上孩子参加全市第二届青少年才艺大赛,5个女孩参加了唱歌、跳舞、模特等项目,都得了奖。每年12月,他们还会参加“火箭航模”科技创新活动,获得过市级一、二、三等奖,后来还被推荐参加云南省的科技大赛,2008年前后得了省级三等奖。刚决定留下时,小五没想过吴多久。但后来她发现,自己“走不了”。

2005年底,小五和县里一名踏实稳重的普通公务员结了婚,把家安在了耿马。结婚前,小五还想了下,如果成家,可能就一辈子留在了这里了。但她很快想明白了,“一辈子就一辈子吧。”第二年,女儿出生,小五,真正成了一个耿马人。2006年,她被评为“感动临沧十大人物”。

“我不觉得很苦,并不像电视里放的那么苦,这段经历很有趣。”小五说,这10年里,她体验到了从未想过的生活,感受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淳朴、豪放、热情,组建了自己幸福的家庭,获得老师、同学、家长的喜欢……“就像是刚刚付出了,我就得到回报了。”她笑着说。

老师感慨,“就算男孩子,也没有几个能达到她这样的”

孙华庚是晓庄学院的教师,主要是教手工。

在孙华庚的印象中,胡小五有着男孩子般的性格,这主要体

现在她对一件事情的执着程度上。

“我到现在都能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来找我的情景。”孙华庚说,一开始只是胡小五选修课的老师,“2001年吧,有一天,她找到我说:‘孙老师,我想学做科技模型。’”孙华庚语重心长地告诉胡小五,学做科技模型很苦,要耗费大量时间、精力甚至金钱。他让胡小五回去好好考虑,三天以后给他答复。

让孙华庚没想到的是,当天下午3点,胡小五又找到他,表示考虑好了。“一个月要花千儿八百块钱呢。”“没关系,我从生活费里省。”

就这样,胡小五开始跟着孙华庚学习制作科技模型,而让孙华庚吃惊的是,胡小五不仅学得很快很好,还进入学校附近的小学教授孩子们,她教的孩子拿到了模型比赛的大奖。

因为师从孙华庚,胡小五渐渐把孙华庚当父亲一样看待,“她和我提过好几次,说以后要去远地区支教。”孙华庚知道胡小五是南京江宁人,自然要问,“你一个女孩子,家又在南京,你爸妈能同意吗?”胡小五挺坦然,“我们家三个孩子,去掉我一个没关系。南京人才多,偏远地区人才少,我要过去,让那边的孩子也会做手工,也变得心灵手巧。”再想起这番对话,孙华庚感慨万千,“太能吃苦了,我以为只有我们这辈人才能吃苦呢。她这个年纪,就算是男孩子,也没有几个能达到她这样的。”

如今,每年暑假,胡小五回来,都会和孙华庚聚一聚,“她特别重感情,总是说我像她父亲一样。”虽然见面时间并不长,但胡小五总喜欢和老师汇报一下自己的近况。“她能力强,在那里尤其突出,领导让她做教研组长,她不做,她就要做一线教师。当地领导想把她弄到镇上去,但她就要去最艰苦的地方。”孙华庚说,胡小五提到最多的,就是“那里有很多孩子十一二岁还没读书,有的十六七岁就结婚了。”

而胡小五也经常会邀请孙华庚去那里看看,“她总说让我去编写教材,教教孩子们。”孙华庚感慨,“她真的是一心牵挂着那里的孩子。”

呼吁大学生投身支教,“哪怕一个月都好”

投身西部的小五,如今有机会还是会回到母校晓庄学院,向学弟学妹讲述她的故事。而她也成为一面旗帜,影响了很多。

小五说,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考虑好了。“一个月要花千儿八百块钱呢。”“没关系,我从生活费里省。”

“不需要每个人都在这里一辈子,但哪怕是两年、一年、一个月,对这里孩子来说,都是一个转折。”她举了个例子,今年8月,晓庄学院50名来自各个学院的学生,来到她所在的小学,给这里的孩子们开设了兴趣班,包括音乐、美术、舞蹈、手工、书法等,得知这个消息,学校的学生和家长们就赶紧报了名,甚至还有周围学校的家长托人报名。

最后,每个兴趣班都至少容纳了50个孩子,舞蹈班更接受了70个。而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带来的,除了新奇的授课方式,还有他们自己家乡的故事、大学的见闻,让这些孩子有了“外面的世界”的概念。他们对大学生心生崇拜,并意识到,自己有一天,也可能去他们所在的城市的学校读书,于是,一改往日的懒惰,变得异常勤奋积极起来。这让家长们印象深刻,他们欣喜地看着孩子们的变化,同时叹息,“他们来一年也好啊。”

小五说,只要他们愿意来,就能给孩子们留下新的希望,让他们取得更大的进步。

半个月后,支教活动结束。临走前,小五告诉孩子们,“培训班结束了,老师们要回南京了。”这句并不煽情的话语,却让孩子们一下哭了出来,很多孩子说,希望他们留下来,这让大学生们心酸又不舍,就连不少男生也和孩子们抱着哭出声。“直到现在,孩子们还问,明年他们来不来?”

链接

10年间,江苏共有8747名大学生参与支教

团省委志愿者工作部部长林凤勇告诉记者,江苏自2003年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、2005年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以来,共有8747名大学生奔赴祖国西部和苏北地区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,是从2003年开始,由团中央、教育部、财政部、人社部共同组织实施的志愿服务项目,按照公开招募、自愿报名、组织选拔、集中派遣的方式,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,到西部贫困县的乡镇从事为期1-2年的基础教育、医

疗卫生、农业科技、基础社会管理、基层青年工作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。截至2013年8月,江苏累计共派出3085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祖国西藏、新疆、贵州、陕西、四川等地开展志愿服务,其中研究生支教团成员492名。

另外,2005年,团省委联合省委组织部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社厅、省公务员局共同开展苏北计划,自2005年实施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以来,共派遣苏北计划志愿者5664人次(包含续签志愿者)。

心声

王景光 徐州市张寨镇李庙村大学生村官

只有在农村呆着,心里才踏实

2008年,来自宁夏固原的王景光考取了南京晓庄学院,然而,作为一名西部贫困山区的孩子,他从高中开始,就有一个念头:希望为家乡做一些实事。

2009年、2010年、2011年,大学期间的每年暑假,以及2012年整个上半年,他的足迹踏遍了西北的三个省份(自治区)宁夏、甘肃、陕西,他累计支教时间超过一年。

2011年,王景光被评为感动宁夏2010年度人物、感动南京2010年度人物、江苏省优秀青年志愿者和优秀大学生。如今,毕业一年的王景光选择了大学生村官这个工作,尽管

毕业时他可以有很多选择,但他依然选择回到农村,“我支教时一直在山区,接触的都是最淳朴的村民和孩子,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环境和生活,在那里,我心里才会觉得踏实。”

虽然暂时告别了支教,但王景光说,他的支教梦不仅没有破灭,反而越来越强烈,他给自己制订的计划是,把现在的工作做好,三五年之后,他要去西藏支教。

“白天上课,空闲时就在校园后开垦荒地,种树养花,喂山羊,让孩子们来帮忙,除了学习课内知识外,他们还能懂得基本的劳作技能。”王景光有一个梦想。

侯印国 南京大学研究生

人生在世,就应当互相温暖

从2011年11月到2012年3月,侯印国和他的团队先后筹集善款达48万余元,筹集全新衣物3000余件,全新书籍1000余册,资助三年的学生近370人,获得奖学金的学生近600人。资助总额近60万元,这是迄今全国各校研究生支教团的助学资助活动中最大的数额。

关于支教,侯印国说,感受最大的还是那里学生的淳朴和善良。“会记得第一节课后学生对我说老师你说话的声音很好听,会感动教师节这么多学生的祝福,更会惊喜某位学生下课后,害羞地递过来的一张写满心里话的纸条。”他说,身处其中,一切都很好。

陆福志 南京大学大三学生

让山里孩子也能感知大城市的样子

在刚过去的这个暑假,20岁的陆福志回到云南富宁县的家乡,但这次,他并不是回家过暑假,而是去支教。

上大学前陆福志就明白,发达城市和不太发达城市的教育差距很大,因此,他一直希望,能把发达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带到家乡,给那里的孩子带去新鲜感,“很多时候,并不是指望支教能教孩子什么,而只是让他们认识一些新鲜事物。”陆福志说,山里很多孩子都没有出过村,更没有见过笔记本电脑、手机……

陆福志有过亲身体会,“高中时,只知道要到发达城市来,最好的方式就是考上大学,但大学到底什么样,大学生到底是什么状态,一无所知。”陆福志希望,家乡的孩子不再有这样的困惑,“让山里的孩子也能慢慢感知大城市的样子。”